

抗戰時期一頁回憶(三)

陳廣沅

——赴美洽運鐵路器材記

同盟戰友大不相同

美國宣戰後我第一次到軍部，情形大不相同。第一，我以七百多元買了一架新的兩座轎車 Studebaker，自己開到五角大廈門口，由衛兵指點停放大門外來賓停車場。進入大廈，候客排了長龍，照前例登記對身份證，由他們打電話向裏面報告，辦好後又坐着等候。一會兒勤務兵來到門口叫我，我就跟着走，走到葛爾上尉辦公桌前，他站起拉手說「我們從今是戰友，我們要格外合作！」說後就帶我走，邊走邊說「今天有一個專家叫馬許 Moroff 要同你討論機車規範。」到了一間房間，房中間有一個長發桌，桌週已坐了五六位軍官，內中一個是便服，第二排坐了幾位書記員，情形嚴重，葛爾同我併排坐下。他似乎是主席，就介紹了我并介紹了穿便服的馬許先生。在座者有一個較大的官是賽實上校 Col. S. Avbol。開始後，馬先生就將我們的機車規範書拿出來，從頭念起念着問着，我就答着。重要的

問題就是「為什麼「前導輪」「後導輪」都要四個？」我說「滇緬路山高彎多，前導四輪可以行得安全些。機車要有火力必須有大鍋爐；要大鍋爐必須向後展伸，向後展伸太遠必須增加長度，所以後導輪要四個。」我說得慢幾個速寫寫得也慢，還有一個速寫打字機在打。這是我第一次經驗的大場面，不免有些心驚。後來又問「側輪壓軌重為 2135，什麼是 2135？」「那是中國政府鐵路橋樑規範，每個車輛之每個車軸壓軌重不得超過三萬五千磅。」以後又問到為什麼「預熱器」和「過熱器」等等。我都一一答覆。上午開完會。吃飯時就到軍部自備餐室吃飯，由葛爾上尉請客。飯後稍稍休息又開會，直開到四時半散會。第二天又開了一天會。後來軍部送來開會紀錄一份。我與李達細讀一遍，覺所答并未有錯，并向李達說「我開會時說話有點害怕，生怕說錯，同時英文又不隨我意，有些咕咕吧吧的。記出來還不錯！」

過了幾天又叫開會討論車輛事。車輛多數是

貨車。我們要了平車、棚車、高邊敞車，四種；每種有二十噸三十噸四十噸三種。開會時談到車輛規範倒沒有什麼爭執，惟軍部提出一個建議要我們用美國鐵路的舊貨車。我說「這點，我要回去請示。」回來就同李達到劉先生公事房商討。李達說「美國舊車不能要，修理費時，配件種類多。將來運出時要拆，到那邊時又得裝，費時費口舌。現在廠家造新的，每一小時出一輛車，一天廿四小時就是二十四輛。運到後照標準裝好，無需修理，又快又好。不可答應用舊車。」下次到軍部再開會時就拒絕接受舊貨車。

此時軍部對中國車似乎加緊了許多。葛爾上尉以外又添了一位少校叫艾柯 Acker 專門核定鐵路機廠所需機器事。我們談了許多次，他的意見是：美國有許多破產的鐵路有許多修理廠擱置不用，可以全部拆運中國，用不着國軍規範書買新的。我說我要看看方能決定可否。他就準備陪我旅行到那些工廠去視察。

以上是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間的事。到四五月

間軍部有一個專管海運的朋友(非軍官)(忘其名)來看我說「已有一批中國鐵路的器材開始運往中國。你以為運到哪個海口合適!」這真是沒有想到的喜訊!我隨即問是什麼東西。「第一批三噸卡車一〇〇輛共計四〇〇輛。還有些鋼軌枕木以及一些築路用的洋鎬、鐵錘、錘頭、敲槓等工具及路釘鐵釘洋釘等,還有手提運土車等。接着運,每月可開一兩隻船。」我說:「現在東



中國政府代表宋子文和美國國務卿赫爾會談時之神情

南亞所有中國海口以及鄰近中國的海口如河內、西貢都被日本侵佔,祇有仰光最好,由仰光下船可以直接通臘戍就到中國邊境到滇緬路的盡頭。「船由美國什麼口岸裝運?」「在東海岸之老福克 Norfolk, VA, 你不要去看看?」「我有空就去,但每次裝船,你得寄我三份裝船單 Shipping tickets or manifests」這真是一件可以興奮的大事,一陣空談加上一陣日本人的炸彈,我們的理想就變成事實。當即報告層峯并電報交通部。那三份裝船單到手後,一份寄交通部請抄寄滇緬路杜局長,一份送宋子文先生存檔,一份我自己存案。

暢飲爛醉機關新牀

我以為對軍部諸位幫忙努力,我政府不能沒有表示,建議劉竹君(景山)先生請諸位軍官吃一頓中國飯。劉先生大為贊成。結果就在華府中國飯店請吃晚飯。當時到有葛爾上尉艾克少校以及其他幾位。我方有劉先生、李達,我及涂祕書。那知道他們個個能喝酒,白蘭地一杯一杯向嘴裏倒,我看着我好玩,我簡直不能喝,稍喝一點就面紅耳赤,我不能吃,他們就迫着要吃。結果把我弄得大醉特醉,他們把我如何運回住處我就不知道。承朱光沐、涂光華兩位用冷手巾熱咖啡急救并不許我睡覺,兩人扶着我往宿舍樓上走了半夜才睡覺。第二天禮拜,起來後暈頭暈腦暈了一整天。經此應酬後,我就常被外國人請到家裏去吃飯。葛爾是單身漢,也是醉漢,他每次吃醉了開車回家,我們都不放心,他還氣我們多事

。艾柯有家眷在華府左邊住。在此時期我曾到三家做週末家庭住宿客 Weekend House Guest 第一是李達家,第二是艾柯家,第三是一位華府公用局局長漢京 Hankins 家,各有千秋不能不記。

李達家住在包鐵摩爾,我隨他乘火車約四十分鐘到達,到站後乘街車到約翰霍布京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 附近下車,到一個很大的公寓旅館 Apartment Hotel 叫大使旅館 Ambassador 一進門是一個大客廳,廳後是一個大飯堂,堂邊有三四個電梯上樓,我們到七樓下來,走到公寓,祇有一臥房、一客廳、一個廚房、一浴室如是而已。樓高看見窗外風景如畫。我問李達太天生活情調 Lifestyle, 她說每天早中兩頓在樓上自做自吃,晚上高興自己做,不高興就到樓下飯堂去吃。週末去看音樂看戲,非週末常找幾位退休夫婦打橋牌等等。談到舊時在中國住在天津的時候,臥房有三四個,客廳飯廳,佣人有廚子、司機、粗老媽子、細老媽子,「那時享福太過分,現在回來什麼要自己做。剛回來時真吃不消,幸而住在這公寓,一切有人服務,否則不知如何辦!」繼又談到李達在中國開公司的同夥中國人楊先生。據說他自己還住在天津受日本人的威脅,他有一個兒子已到了美國,都是李達幫忙的,我們的晚飯是李太太自己做的菜,面子不小。飯後談到深夜,我要睡覺時,李達先生來,在牆壁上拉了一個機關,放下一張床,一切被褥枕頭都舖好。省空間之辦法,第二天十時起身,梳洗後,又由李太太自做擺盤 Bacon 與麵餅 Pav Cafe 咖啡。大吃一頓即辭行,李達送我到對門大學裏轉

了一圈然後乘火車返華府。由此學到了美國人養老的辦法。

艾柯現在是軍部運輸司鐵路機械系主任，所有一切機客貨車修理機器工具等皆須由彼核轉。與余相處甚得，夫人攜子女各一住七十哩外之 Winchester。先生每星期六回家。有一天他約我同乘五句鐘長途汽車，來回票價三元，七時半到達。與其夫人子女閒話，有數點可記者：

第一、夫人問：中國中上之家，多有廚夫女僕，凡整理房間打掃洗衣抹灰吸塵諸事皆女僕爲之；然則主婦在家有何事可做，難道整天開會，或辦理社會事業。余對此問，真無法解釋。美國人對一切家事皆主婦自理尚有種種集會而家中頗爲整潔。新式家庭自然有電灶，電洗衣機，電熨斗，電吸塵機，然事事皆自理，不假手別人。在中國當時，主婦不得不借重僕役矣。（此卅年前事在執筆寫此文之今日，中國主婦亦趕上了自己幹活矣。）

第二、女名賴英 Dan 與余女同名，年十五歲，彈鋼琴甚純熟，在中學讀書，對屋內裝飾 Interior Decoration 甚有興趣，謂住宅有三要點：一爲住宅，二爲家具，三爲花園。彼自己繪圖擬建一理想之住宅，某間爲臥室，某間爲客房，某間爲起居室，某間爲書房，而內部佈置家具一一繪圖說明。有志到南美做事，攻學西班牙文甚勤。去年伊母住醫院一月，一切家事皆由伊主持。

第三、男名威廉 William 年十三，其興趣與乃姊完全不同，自造無線電收音機及發音機，

又自己裝置飛機及管理台。又有化學玩具，終日營造照「人人科學」及「人人力學」Popular Science, Popular Mechanical 所示圖樣，用鋸鉋錘等手工自製各種玩具，問其志願，則擬作一發明家云。

戰時景象人力珍貴

夜住一客室中甚爲舒適安靜。次晨起得甚遲。早餐後同到教堂做禮拜。雍容肅穆，大家屏息靜聽，座客約三四百人，多老年與婦孺，不見中少年男子，想皆從軍或到外埠工廠造船造砲造飛機去。耶穌堂前掛一大旗，紅邊白地有許多黑星，每一黑星代表一當兵男子，共計五十八星。此等旗幟家家有店店有，不過每家每店祇有一兩顆星表示有幾個兒子在當兵。大店家製一銅牌，上刻當兵者姓名。其有殉難者則易黑星爲金星，觸目生情，動魄驚心。禮拜完畢各散，艾柯先生與夫人介紹余與諸友及牧師相見。老年人皆有威容，蓋皆有一腔心事，不知其親愛之子姪能否生還也。余以爲西洋文化雖一切機械化，幸有教堂組織爲一般苦人之安慰所。牧師不僅傳教而已，其有悲傷痛苦之事者，每到牧師處面訴，而牧師則溫慰如慈母或代設法解除困苦，人民精神生活賴此維繫未可厚非。回家後艾柯夫人以其手織之床毯、桌毯，毛大衣等見示，五光十色，美不勝收，下午辭別乘五時公車返華府，七時半到達。回寓休息準備次日照常上班。

漢京 G. Hankin 爲華府公用局局長，所管轄者爲華府全市電車、公共汽車及各機關公用汽車

、水電煤氣等。據稱華府每日乘電車及公共汽車者約一百萬人，每人每乘一次收洋一角，有買乘車證者每元十二個，有買長期證者，每星期一元二角半，可以隨時隨地乘公共汽車或電車毫無限制，每年收入兩千一百萬元云。有一個週末他請我在他的市內住宅中吃晚飯，在座者有米勒博士 Dr. Miller 及哥愛兒 Coward 女隊長二人，此女隊長爲新自香港換囚歸來，在海軍陸戰隊爲女「甲必丹」，曾到過昆明，原在嶺南大學教書，居然讀完四書云。吃飯時，漢京謂他在城外廿哩地方有地八十英畝，約明日去彼處種田一天，當時約好，明晨八時到彼家早餐。餐後驅車至農村，地面廣闊，養馬牛羊雞犬各數十百頭。另種麥玉蜀黍及各種蔬菜。約五百華畝大地祇一個黑人種植；主佃四六分，主人得六成，供給一切農具及費用，主人每星期來鄉間一探，春天則長住鄉間，有大房一所，大倉房一所。黑人另有住宅，電燈自來水俱全。主人在城裏爲大官，到鄉間後，則自爲工人。當日他與男客人們自造木橋，女主人到

雞棚中拾雞蛋，共得四百餘只，又取牛奶分爲牛酪 Cream 再造成牛油 Butter，夫婦二人毫不休息。余與米勒二人同採地一長條約二分地，鋤耙成行，種大蒜蘿蔔豌豆青菜菠菜等物。時天氣陽和，梨花桃花盛開，汗流滿面而清風徐來。午餐時，黑人擇活雞兩只，取頭一扭，洗而烹之。飯後再幹，六時許種完，而余已肢疲徹矣。美國人在此時期大大鼓吹勝利菜園 Victory Garden，鼓勵民衆自種菜蔬，誠以大戰來臨，人工減少，運輸繁忙，鄉人菜蔬供不應求，不得不自種也，八

時許驅車歸，到京後沐浴就寢，鼾睡一宵。

話滇緬路看洋手相

軍部執行租借法案加緊時，受授兩方都幹得有勁，而中國戰場China Theater 有美國軍人加入，此時史梯威將軍 Gen. Stilwell 及陳納德將軍 Gen. Chennault 皆陸續赴華，臨時時都到宋子文先生、劉景山先生公事房辭行。同時中國政府方面派來辦事代表日漸加多。經濟部原有李翰先生，現又有少年英俊劉大中加入。又有農業專家鄒秉文。空軍方面有毛邦初將軍來到，他有兩個助手就是錢昌祚同沈德燮。空軍代表除向美政府要求飛機外，并須大量訓練飛行員，所以他們的組織大，人多，手面闊，比大使館及宋先生之機構大，煊赫一時。他們請起客來，都是自己廚房做菜，美不勝收。由中國來美者還有交通部美國顧問貝克 John Baker，他到後常與有關方面宣傳中國交通需要，在民間教堂及商會演說。常到我處找材料，如中國現有鐵路之分佈及將來之建設，我有中國鐵路地圖及總理建國大綱英文本，他看到了就借去應用。

我在軍部活動多時，大家都熟了，他們要我演講滇緬公路運用情形及滇緬鐵路踏看情形，好在我都親身親歷過，我對他們一大堆軍官們詳細說明一遍，可惜我沒有影片又沒有照相，否則更要清楚。葛爾與艾柯同我處得極熟，他們就向我學起中文來，消息傳出，軍官們以及男女職員們要求者甚多，我就開了一班中文班，不收學費，每晚在我公事房上課一小時，來者有廿多位，頗

有趣。

五、六月間接到家信說，先父在家鄉揚州仙女廟鎮逝世，於是守孝一個月，在一個月內除每日到對門公事房辦公外，一處不去，即午飯時說笑話說故事之舉動，也停止；大家默然吃飯，我不勝感謝，一月期滿，吃飯同人在星期日約去郊外 Glen Echo 遊藝場閑遊，當時有朱光沐、劉瑞恆、涂光華諸好友。我在樹林中看見有吉普賽人說手相者，我就去看相。這位老太太看了半天，說了許多以往的廢話，我問有什麼新鮮的說說。她說：「下禮拜你要收到一筆為數可觀的錢，但不是你的！」我那時心裏記着家裏一位太太五個孩子，因為那時日本鬼攻佔仰光，滇緬路同人家眷移成都，我不放心，我要回去。問幾時可回中國？她看了又看說：「年底一定可回！」我就告訴了同行諸位。第二天到了公事房，收到一封曾世榮寄來的信，內有匯票貳仟元，并說不久就來美國。老太婆的第一句話兌現了，吃午飯時，告訴大家，王乃寬最信，說：「第二句話一定會實現！」那時才八月，毫無消息，九月過去了，也無消息。十月十日，宋先生公事房來電話說：「宋先生十五日回國，要你同行，去向交通部報告！」這一下可真是天外飛來的好消息，隨即收拾文件及行李準備同行。

自美飛渝長途壯遊

我是一九四一年四月間赴美，原說以三個月為期，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方由華府飛回，歷時十八個月，照原訂時間之六倍。這次回國來

去飛行，真是壯遊。所乘飛機係由美軍部供應，機上飛行員及侍應人員完全是軍人，飛機為四引擎大型軍用機。來回三萬哩，飛機票價每人每次二八〇〇元，來回共計五六〇〇元，皆由租借法案計帳。同行者除宋部長子文先生及侍從張洪外，有劉竹君、朱光沐、江杓、毛邦初，美國顧問魏老二及租借法案副主任艾爾曼勃 Joseph Allsupo 上機後大家稱宋為部長，稱劉為三爺，江、毛為將軍。還有一位要人是專管密電的俞月英小姐。我與朱光沐同坐在一張雙人椅上，如果夜間飛行，我們就連衣睡在大椅上，有軍毯蓋着。飛行平靜，有時月光照在白雲上，有點像月雪爭輝，每作遐想。

此次飛行路線係由南美渡大西洋東行到南非，再由北非飛經印度昆明而達重慶。我們自華府飛出後，先到佛州之美亞邁 Miami, Fla. 加油後再南飛到巴西之伯藍姆 Belem，到旅館吃飯住宿，當日為雨季，大雨不停。旅館不大，客廳地面為磁磚皆污溼，印像不佳。起飛後就在南大西洋面飛行，天氣好，看洋面平靜。宋部長在飛機上或臥床休息，或危坐看書，或與同仁作紙牌戲，精神甚佳，不時索萬金油、通鼻油等。張洪侍候極佳，隨呼隨到，不易得之侍應生也。俞月英小姐係宋部長十餘年祕書，心細而能保守祕密，不敢與人多閑話，生怕大意洩祕也。此次長途飛行為第一次，初頗小心，盡量餓，不飲不食，以後漸吃漸多，余與其坐位祇隔一人行道，每因其索食而嬉笑之。伊謂初飛時，空心難過，繼略進食較好，後來則拚命將胃塞滿，反覺十分舒適云。

飛行約七、八小時，忽覺機身有異動，問魏老二，他說，下面就是亞薩與島Ascension Island，為南大西洋之中途站。余到窗口下望，一無所見，祇有大塊雲層。但覺座機沉沉下降，碰到雲層機身忽然大震，衝出雲層後，海面出一芝蔴小點，機身愈沉愈下，芝蔴小點就越大。結果見一小島，機停，出外一看，原來是一個火山島，島上有高山，山頂有傾圮之建築。機場左邊有平房數間，軍人備有咖啡點心，好在天氣溫和，大家在機場散步，活動活動筋骨。加油進食休息後又上機東飛，我們都入座假寐，此時心中所想者為中國戰時物資之供應事；因緬甸之仰光及馬來亞之新加坡皆為日寇佔領，運輸路線全斷，以後如何接濟。有人主張用公路經過印度北部——卡西米爾Kashmir東去新疆；有人主張由印度之加爾各達Calcutta 越過喜馬拉雅山直達昆明。聽說重慶現在派王國華辦理西北之駝運。前途困難，而我們所辛辛苦苦努力之滇緬鐵路自仰光失去即宣佈死刑，更加惆悵。繼續飛行不到七小時就到了非洲西南邊海岸之拉果斯，Lagos為黑人國家之大埠，一眼看過去完全黑人，官商農工軍警一片烏黑，祇衣飾各別。我們停了好久，大概宋部長與美國官前去拜望官府。夜晚飛行，在喀爾統姆Khartoum 加油休息後東飛達亞絲瑪勒 Asmara，非洲沙漠中之仙都也。我們住了一天一夜。

亞絲瑪勒是紅海邊伊里缺兒Eritrea 地方之首府，原屬伊索俄Ethiopia，曾被墨索里尼強佔了去，此次大戰被英國人收歸已有，設有總督。我們被招待到總督府，英國屬地總督府到處

一樣豪華，表示帝國之尊貴莊嚴。軍官都手執小馬鞭在馬路上挺身闊步，到處有黑人穿紅綠制服侍候。吃飯時更裝得莊嚴肅穆，神氣十足。這地方海拔五、六千呎，為非洲最涼爽之地，馬路上清淨無車，兩邊油克民里樹高聳天邊，我與朱光沐在馬路上閒步談英國帝國之享受。美國人對他們頗不高興，「用我們的錢，你自己享受！」我們享受了一頓好吃，一頓好睡，第二天又向東飛。飛過紅海不久，就到葉門國南之英屬海港阿丹Aden下來。再起飛沿沙地阿拉伯半島東南海岸走，到達馬斯克特Mogadishu，稍停就飛越阿拉伯海到達印度西岸之大城卡拉其Karachi，大家下機休息并進城吃飯。此城人多，商業繁盛，建築偉大，機場亦為適應戰時需要，非常寬大。當夜東飛達印度首都新德里New Delhi由中國外交部派駐專員沈士華招待。晚上在他家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其夫人Nancy修頌華貴，舉止安祥而鶯聲啾啾應付周到。戰時印度為中國戰時物資之供應站，異常重要，有沈氏夫婦在主持一切，故兩國邦交至為融洽。休息一日再南飛至亞格拉城Agra 天空低飛盤旋，藉一瞻印度出名某王子Jai Mahal為其愛妃所造之墓廬。莊嚴雄偉，為世界聞名之印度建築物。當晚飛抵印度之加爾各達Calcutta，真有「近鄉情更怯」之感。

印度落伍駝峯高寒

加爾各達真是人類之標本室。我們所住之旅館原甚高大堂皇，奈四圍街道及空地皆為貧民所佔有，男女老少皆席地為家，居於此食於此，遊

樂於此，見有族家出門，則羣圍圍繞，央求給與，無休無止。行街頭十分小心，人碰人，不但當心扒手，還須擇步走路勿踏踣同類。食物店蒼蠅滿佈，人們以手抓吃。印度人口問題真日加嚴重，其時印度仍為英國人管轄，對這些都市問題亦無法改善，室內每床有大帳蒙蓋，以布製大風扇懸掛床上，帳底納入床墊，必使蚊蠅不得入。同時有小童拉繩使風扇擺動以取風，除吃飯大小便外，終日坐帳中，殊悶損。

小住三日，即東飛昆明。時日軍已佔領八莫、臘戍、密支那，我機繞道北面而行，高飛三萬呎，各人持氧氣管呼吸，一切所視皆為淡藍色，陰氣森森，而冷不可耐，打火吸煙，火不易着，煙然而吸不到煙。大家緊張都一致向南望，深愁有敵機來襲，越過喜馬拉雅山峯（後來聽慣稱駝峯Hump，過峯即Over the hump）即漸降至昆明加油，客人無一在昆明下機者，因此時昆明已無重要機關。當日飛抵重慶，在昆渝間飛行異常穩妥，并未遇空氣薄層而上下顛簸，誠因飛機大，飛得高，而當日天氣好也。

飛機仍落珊瑚壩機場，下機後我由交通部吳笠田兄接往飛來寺曾部長公館住。飛來寺係一小山名，由街面登山約有一百餘級，到頂後有一圓形圍牆，入門為一大院。沿圍牆有羣房甚多，第一大間為會客室及同仁飯廳，過飯廳有一排單人房。

當時田定庵住一間，吳笠田住一間，還有曾先生同鄉凌士芬夫婦住一間，凌夫人為刁美容，係外交家刁作謙之姪女；她就在管理諸同仁之清

潔及飯食。田原為滇緬鐵路會計處長，滇緬鐵路因日佔仰光而結束，他被調為交通部財務司幫辦，每日到部辦公。我所住房間為在田之隔壁，大院中間為一所樓房兩層，為曾部長夫婦之公館。第二天上午曾部長上班時，我就在院中報告，立談幾句，他叫準備將在美接洽情形向部中同仁說明，鐵路細節可向路政司楊司長（孟紀）及楊幫辦（華臣）報告，當日到上清寺交通部見路政司楊司長及幫辦，並將幾次鐵路器材裝船單呈閱，據稱已有幾船已運抵仰光，頭一、二批全為運貨卡車，本年一九四二年一月日軍在仰光登陸後，全部器材均陷敵手。言下無任唏噓。此後希望史梯威將軍所主修之立多路 Ligo Road 早日成功，一切物資可直接達雲南西部之騰衝。為今之計仍須繼續努力接洽機車修理廠之設備器材。楊幫辦隨即將部中研究室所設計之機車總廠圖樣及設備規範書見示，并囑返美時將全部帶一份去美與軍部接洽。又說：「你每禮拜所記之日記，都已陸續收到，并油印發交各有關部分傳觀，所以你在美辦事經過，部裏同仁都很明瞭。過一天你對同仁報告時，可將你辦事困難情形說說。」

日記報告甚獲欣賞

有一天上午十點鐘在交通部禮堂我向全部同仁報告，說明美國人在珍珠港以前對中國向租借法案申請器材事十分冷淡，雖然我到軍部接頭，但軍部與我接頭者祇一個上尉官，慢慢吞吞同我細談我方器材單，每次如此毫無進展。珍珠港被日本轟炸後態度大不相同，他們非常積極，一兩

個月後即開始船運，可惜美船祇到達仰光一、二隻，日本軍即佔領仰光，已登陸之器材全被沒收，未到達之船隻均已轉赴印度之加爾各達候命。情形非常之慘。將來堆積加爾各達之器材如由陸運須俟立多公路完成，如由空運則須俟空運隊之成立，各方正在努力中。會後同仁各個談話，都說大家讀我之日記極有興趣，鼓勵我返美後繼續詳寫日記。

當時重慶設有交通大學，同學吳保豐為校長，又設有廣播電台，同學吳道一為台長。我都被邀向同學及同仁報告當時美國戰時社會情形以及軍部招兵工廠趕造飛機戰艦大砲戰車情形，及男女競投入生產機關及戰鬥隊伍，非常緊張，物資不足者則一一限制消費如汽油、糖等。我看那一羣戰時學生，個個精神奕奕聚精會神聽講，一會兒緊張一會兒悲憤，我心裏想，中國下一代有這些人接手，中國一定有望。

老朋友在重慶的甚多如葉局長岑峯徐恩曾（可均）李中襄（立侯）史棠（宗秋）等，都見了面。過了十幾天戴笠（雨農）先生請宋部長及此次同行諸人劉三爺，朱光沐等及我在戴公館吃晚飯，我去了，吃飯時飯少酒多，戴先生大鬧其酒，宋先生、朱先生都不大喝。我看戴先生有些酒意，說多少對領袖的恭敬的話，對宋部長恭維的話。看他的樣子是十足中國軍人的模樣，粗獷豪邁，面色紅漲，青筋暴露，兩眼珠突出，看人則兩眼釘牢，談到暴徒作亂則更氣高張非爭個你死我活不可。據稱我們吃飯地方即為牢房外面，廣場即為刑場。出門後我與劉三爺同車，我

問「幾時我可以回成都看看老妻及小孩！」他說「你暫時不能走，宋部長也許有事要接頭！」我們是十月廿五日到的重慶；一月下旬纔放我走。我在這期間，初到時的一兩個禮拜，事情甚忙，後來就沒有什麼事，就和朋友談戰時他們的生活情況，葉秀峯同徐可均都在黨部軍部忙，住的地方還不錯，李立侯是新聞局局長，專門檢查新聞，對於資敵的新聞完全不能洩漏，住的是民房不甚軒敞。史宗秋原在滇緬鐵路局為祕書，現在仍為曾部長祕書，自己在街上搭了一座草房，內外都甚湫隘，而家具十分整齊舒適。太太們都在家主持家務十分辛苦。我有時到重慶市場看看，有時乘公營汽車，須在汽車站排長龍，人多非常之擠，但甚安全。有時乘洋車，重慶地勢多小山，上山時非常吃力，下山時，車夫走得飛快，有時他兩腳不着地讓車子自身飛下，乘車者非常危險，但從未聞有出事者。重慶城小人多，到處擠碰。遇到飛機警報則人羣趕奔防空壕，好在到處有壕，我在重慶時祇碰到一次警報，還好敵機未來，已經緊張萬分。重慶對岸為其滇黔公路之起點站海棠溪，每日公車來往甚繁，我也曾過江去看，最忙碌者為汽車修理廠。

我家原住雲南之祿豐，因日軍侵佔緬甸海口仰光并漸次北進，滇緬鐵路同仁決定疎散至四川成都，我的太太帶着五個孩子隨大隊退至成都，承鐵路同仁代找到住所在成都南門外叫金牛壩聯誼路，四圍鄰居有張羣、賀耀祖等諸顯要之家眷。我要回家祇有兩個辦法，第一乘郵政車，那是車少人多，不容易搭得上，第二是向公家借一

小汽車，那非大面子不可。我就兩方面接頭。結果中國銀行陳長桐先生代為借到小汽車一輛，等到一月中旬纔得成行。風聲傳出我有小車去成都，就有一位交通部同事吳先生的太太要求搭車去成都看田定一幫辦的太太。我是無所謂的，車子大可坐四個人，我祇一個人，而且我知道成渝道上走路找車之困難，也就答應了。成渝距離僅約三百英里，一天可達，但因公路不佳，車行甚緩，要在中途內江縣住一宵，那地方是糖之出產地，工廠甚多，地方富庶，街道亦甚整潔，我們住中國旅行社招待所甚好，晚飯，連司機三人在內江街上吃，亦甚可口。第二天一早啓程，下午到了成都金牛壩，認不得路，一碰就碰到金牛路上杜局長自造的公館，由杜小姐帶着我們到聯誼路家中，到家正是陰曆年底，與看手相老太太所說的正合。住宅甚好，一進門是一個院子，院中間有一條直路，路兩旁是菜田，直路盡頭三間平房，一間大臥室，另有廚房飯室，甚安頓。我在家住了六七天，天天有鐵路同仁的太太們請吃飯打牌，原來由滇緬鐵路退出之諸位處長的家眷都住在這一帶，如顧啓文、田定一、杜鎮遠等都住在旁邊。據說一切都好，安靜、無警報、無偷盜，就是有一點不好，無醫生，有病祇好請教中醫，中醫又在幾里外的土橋；去時要坐鷄公車（祇能坐一個人的人力推車），不方便，無信心。

返美機上話紅樓夢

土橋住了一位華府同事李震聲的父親，此次我回來，李先生還託我帶些東西送給老太爺老太

太。有一天我坐了鷄公車去找，找到了，看見了兩位，都甚好，有回信帶給他的兒子。又成都有個華白壩，那裏有一個逃難的大學，并且知道滇緬同事曾世榮處長的女兒曾寶琳在那兒讀書，我帶了我的大女兒擷英去看她。我記得陰曆正月間的一個早晨，我同那個吳太太又上車回重慶。吳太太原住在杜太太、田太太家，預先通知她，她來了，就同走，又在內江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重慶；一到飛來寺，吳笠田就告訴我「宋部長明早回華府！」哈哪！好險。就這麼巧！再玩一天，我就被遺棄在重慶了！那是陽曆二月中旬的事。當晚與諸同事談到成都之行就提到吳太太，他們都知道吳太太是走單幫的能手，常常搭運貨卡車去仰光販買洋貨回國。在重慶我又看到了辦西北驛運的王國華兄，他是清華留美的，人極和藹可親，他的工作非常艱巨。

這一次返美飛機中共有十四個人，除去宋部長、張洪、劉三爺、朱光沐、江杓、毛邦初、俞月英小姐、魏老二、艾爾叟勃及我外，又添了錢昌祚、楊錫仁、余英傑及曾廣勛四人。部長精神甚好，惟初到印度時係感風寒，休息了五天才走。劉先生在重慶應酬太忙，請見者均係好友，晨六七時即在臥房候見，夜午後客仍未散，劉先生一生好客，自以為精神甚足，初不知老之將至。離渝前，趕辦各事結束澈夜未眠，上飛機後忽得休息，於是精神萎頓。沿途尚稱安好。

江將軍體重二百磅，身體魁偉，但到印度之次日，即傷風咳嗽竟至失音，在飛機上無聊大讀紅樓夢，據稱行年四十未讀此書，蓋初讀也，與

趣奮發。適劉先生到達某地時，查行李文件俱在，獨少一團額，咆哮如雷，而宿地距飛機場卅餘英里，當日甚晚不能親去。次晨八時即駕車親到飛機場搜索，一搜即得，笑逐顏開。於是朱光沐與余敘述一回目曰「江將軍初讀紅樓夢，劉先生大找綠圍巾。」此圍巾深綠色有白的圓點，所值無幾。而劉先生如此關心，必有一番深意存在。

毛將軍為中國飛將軍前輩。錢昌祚現為空軍上校，為中國飛機製造前輩。楊錫仁為中國毛織專家亦為船運前輩，此次去美係辦理中國船運業務者。余英傑為銀行專家，此次到紐約中國銀行服務；勝利後此公在香港開一股票公司專門代客買賣美國股票賺些佣金，有職員七、八人服務，生意興隆，為儕輩所景仰；不意某年生意大蝕，竟跳樓自殺，殊出人意外。曾廣勛先生原為駐加爾各達領事，現調美國服務。

此次返美行程大致與上次返國行程一樣，惟由印度西岸西飛時未到紅海濱亞絲瑪勒而直達喀爾統姆，再西南飛到非洲西南海岸之達喀爾停機加油後再西南飛到南大西洋之半途島夜亞薩與島，我們到了舊遊之地，再下機吃點心散步。此時我與魏老二打了一個賭，我說這個島的位置近於非洲，他說近於南美洲。換句話說，我以為由非洲飛到亞島所需時間短，由亞島飛到南美洲所需時間長，他的意見與我相反。我們以五元為賭注。結果我贏了，他居然送我五元。外國人對賭注非常認真，我們中國人就笑笑罷了，誰真賭賭呢。渡過大西洋先在巴西之拿打停一下又到南美北海岸之千里達島 Trinidad 停了一下，就直飛

美亞邁而達華府。記此日爲一九四三年二月廿三日。

我們離開了華府幾個月，中國大使館有了些

更動。胡適大使換了魏大使伯聰(道明)，雙橡園的女主人換了魏夫人鄭毓秀。武官也換了朱世民(公亮)，武官太太是謝洪賓的女兒謝文秋。宋

編輯報告

編者

△全國醫師公會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華淑君女士，年在花甲以上，但豐姿綽約，望之猶如三十多歲的青年學者，真正是養生有道，她不僅是精研瑜伽的權威，同時也是登山健將，兩個月前華女士應邀前往印度參加國際瑜伽素食會，會後遊尼泊爾登喜馬拉雅山歸來，特爲本誌撰寫「攀登喜馬拉雅山記」，憶述登山遇虎的驚險鏡頭以及人物掌故兼而有之，讀來引人入勝，不忍釋手。

△本年三月三十日爲司法院故院長田炯錦先生逝世周年，田先生是一位性情耿直，志行高潔的學者，任職監察、考試、行政、司法四院四十餘年，始終保持儒雅謙抑的書生本色。心中祇有國家民族，祇有服務人羣社會，沒有自己的成敗得失，本誌創辦之初即承田先生慨允擔任特約撰述，經常賜撰宏文，最後並將「四十年來我的回憶」全文交由本誌獨家連載，極受讀者歡迎，本誌爲紀念這一位傑出的學人政治家，本期特隆重推出立法委員趙珮先生，文復會祕書長谷鳳翔先生，新生報社長石永貴先生及王昭明先生等紀念文四篇，另有阮毅成、翟紹先，周道濟、湯綸章等先生的大作，因

排印不及，將在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注意。

△吳燦祺先生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傑出軍官，他在抗戰勝利後由政府考選留美深造，學成歸國，在國軍陸軍部隊服務，頗著勞績。吳先生的「留美學習軍事追記」，憶寫當年應試被錄取留美經過，對美國軍校課程編組，無線電學參謀勤務及領導統御部隊教育等有翔實的介紹，值得細讀。

△廣西籍國民大會代表、名教授謝康博士的「憶說蔡元培」提要鉤玄，廣徵博引，既富傳奇意味，又具史料價值，和時下一些專門捧人的傳記作品大不相同。

△名記者汪清澄教授年前曾有歐洲之行，訪問各國，宣慰僑胞，受到各地廣泛熱烈的歡迎，汪教授歐遊歸來後立即爲本誌撰寫「龐貝城懷古」對龐貝城滄桑、奇異的風光，有生動翔實的描繪，洵是報導文學的佳構。

△前台大土木系教授兼主任陳克誠博士月前自美國寄來「憶念周宗蓮教授」一文，對水利學家周宗蓮博士的生平事蹟、重要著作，對教育科技各方面的重大貢獻，有簡要的介紹，是史料與文采並重的一篇佳構。

先生公事房又來了一位黃仁霖的兄弟叫J.N.H.H.。我們公事房人事照舊。不過我們的住房飯團散了夥，我自己要找房子住，適李震聲夫婦生了孩子，一個臥房的公寓不够住要搬家，問我要不要，如要，須將一切舊家具買下，共計一千元。那地方離公事房稍遠，但與劉大中夫婦爲比鄰，大家有個照應，我就留下了，趕於二月底以前搬進。三月一日起再正式辦公。(待續)

鄭學稼著

中共興亡史

第一卷再版預約

定價250元預約185元

本書論述中共成立的背景和組黨的經過。由鴉片戰爭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之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的歷史，「五四」前後的思想界情況，實是一部當代史。另有論封建社會、孫中山先生年表，陳獨秀辦「新青年」前生活片段、江亢虎、劉師復、河上肇思想等附錄。二十五開本，九百餘頁，分上下兩冊，定價二百五十元，於三月初出版。出版前預約按定價七折，掛號郵費在內。請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15601鄭學稼戶，立即寄奉。